

被出卖 的姑娘



团结出版社

被出卖的姑娘

本书编辑组编

 结 出 版 社

被出卖的姑娘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

天津市宝坻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9年6月（32开）第一版

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170千字 印张：7.65

印数：1—13500

ISBN7—80061—139—6/Z·20

定价：2.80元（平）

目 录

十五岁少女的野蛮婚配·····	徐世立 田 天 (1)
“媳妇”大倒卖·····	王灵书 (91)
她们被作为商品 ·····	宋安娜 (124)
灵魂和肉体的挣扎 ·····	张成功 (156)
被出卖的姑娘 ·····	跃 渊 (172)
女人贩子最终走向刑场 ·····	苏志松 (190)
两名少女失踪之后 ·····	(213)
女人,生育工具? 泄欲工具? ·····	王亚平 马文霞 (222)

十五岁少女的野蛮婚配

徐世立 田 天

引子

她象一个幽灵，悄悄地潜入江城，潜入江城的夜……

她在汉口解放大道上不安地踽踽独行。

她是谁？是谁？

五年前，她静悄悄地走；

五年后，她静悄悄地归。

离走时，她年龄未满十五岁；

归来时，她年龄已是二十整。

五年前，她还是一个天真烂漫、一脸稚气的五年级小学生；

五年后，她成了从安徽乡下归来的道地的农妇，一位已有两个孩子的妈妈。

她被魔鬼掠去了近两千个日日夜夜；

命运之神，冥冥之中又将她送回她曾生活了十四年的江城……

她虽然年龄二十，可看上去起码有三十五岁，黑黝黝的脸上出现了明显衰老的皱纹。

当她一前一后搭着两个黑色塑料包，怀里抱着五个月的婴儿，突然出现在硚口利济北路一间房屋门口时，人们全惊呆了——

“你是……你是……”

“我，我是胜香啊！”

“啊，你是胜香？你就是五年前失踪的胜香？你就是当年贴满武汉三镇的《寻人启事》上的胜香？！”

人们一个个瞪大惊讶的眼睛，人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陈伯伯，我是胜香啊！！”她那凄厉、嘶哑的叫喊，强烈地震撼着人们的心。

.....

受苦受难的高胜香回来了！

她经历了一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野蛮婚配！

它，改变了一个女性的整个人生！

到 姑 妈 家 去

高胜香第一次独自离家远行。其实算不上远行，她要去的鄂城姑妈家离武汉不过三小时火车的路程，但对她来说，鄂城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地方呵！

这个十四岁的女孩是红旗路小学五年级学生。身材纤弱而瘦小，一个多月前学校体检量身高，她才一米三一。

高家老少七口人，只有一间十九平方米的房子，人均面积二点七平方米——而武汉市市区人均面积六点八平方米，比高家几乎高出两倍。

在严酷的生活环境下，人们最充分地运用了自己的忍耐力和适应力。房子狭窄，拥挤，无法正常地安排生活，但他们却想出了种种对付狭窄与拥挤的方法，并努力使生活正常。

高胜香的哥哥结婚时，他们把这间房一分为二，较大的

一间成了他们的“新房”；也就是说，妈妈、爸爸以及高胜香姐妹俩就只能在七八个平方米的空间里生存了。

高胜香一直感到委屈、不满。

临近暑假结束时，高胜香突然对妈妈说：

“暑假快过完了，我想到姑妈家去！姑妈家房子宽些，不象我们家这么挤！”

“姑妈正盼着你呢。”妈妈打趣地说。

“我的作业也没做完，屋里天天吵吵嚷嚷的，凉快一点的地方也没有，我要去！”

妈妈坐在竹床上，一边摇着扇，说：“你爸爸忙，我也忙，谁送你去？”

“我自己去！”

高胜香鼓足勇气说。说完这句话，她立刻有一种长大成人的感觉。

妈妈注视着女儿。好久，才摇着头说：“不行！你一个人去怎么行？”

“鄂城离武汉才一点点远！只要你给路费，一个人上北京我也敢！”

高胜香的童年是在姑妈身边度过的。回武汉上学后，几乎每年都要去鄂城几趟，不过，每一次都是有人陪同的。一来二往，高胜香对这条路线已经非常熟悉了。

想到这里，妈妈做出了决定：让女儿独自外出一次，对她也是个锻炼呐！

“你想几时去？”妈妈问。

“明天！”女儿不假思索地回答。

妈妈于是从柜子里拿出五元钱，郑重地递给女儿：“用它买火车票——过些天我来接你回家。”

高胜香的手上第一次有了五元钱。捏在手中，她的心情激动得很：这是妈妈把她看成大人的标志啊！拿着这么大一笔钱，她更加充满了对自己的信任。睡在暗楼上，凝望着黑洞洞的天花板，她思前想后，心潮难平。

漂亮的大姐姐

武昌火车站。

宽阔的广场上汇聚着南来北往、熙熙攘攘的人流。

许多人撑着花洋伞，抵挡着八月烈日的烘烤。每一张脸上都汗水淋淋，每一个人都困难地喘着粗气。

高胜香觉得天上象在下火。

她穿着短袖衬衫，一条红色短裙，肩上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

她伫立在候车大厅门口的阴凉里，眯缝着眼睛看着进进出出的旅客。

离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冷饮窗口，许多人在那里排队买冷饮。

好热好热呀！

她看见人们那么贪婪地喝着红色的饮料的时候，不禁有点眼馋，她也想去喝一杯。她伸手捏了捏书包最外面一个小袋，那里面装着妈妈给她的五元钱。

她朝冷饮窗口走了几步，但很快又站住了，想了想，走开了。她不是舍不得一角钱，而是害怕她掏出钱后会被人盯上，偷了她的钱。

她回到阴凉里，两手紧紧抓住书包带。

她眼前的每一个面孔都是陌生的。

独自一人置身于眼前的场合，她心中不免有些惴惴不

安。

她这次到姑妈家去，一可以躲避那些热情的同学的邀请；二可以逃脱家里的拥挤、嘈杂与闷热，清清静静、舒舒服服地做完作业；三可以不住暗楼……

高胜香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突然有一个中年妇女凑到她面前，问她：“买地图吗？武汉地图！”

她吓得后退一步。当那个卖地图的女人朝别人走去之后，她才松了一口气。她想，别人还以为我是外地人呢！我要什么武汉地图，蒙上眼睛我也能从汉口走到武昌，从武昌走到汉阳，武汉的哪一个公园、名胜我不熟？哪一辆公共汽车我没坐过！

一个蓬头垢面的肮脏老头朝她走来，木楞楞地站在她面前，朝她伸出一只干瘦的、黑漆漆的手，嘴里可怜巴巴的恳求：

“给几分钱吧，给几分……”

高胜香很惊讶：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乞丐！她看了他一眼。那个老头哀求、痛苦的眼睛里噙着泪水……他大热天还穿一件破棉袄……

高胜香不愿意伤这个乞丐的心，但是，她所有的财富只是那张皱皱巴巴的五元钱！怎么办呢？

那只枯瘦的、黑色的手仍旧固执地伸着，老人嘴里又在恳求：“小姑娘，你心善，给一分也行……”

高胜香的脸胀得通红，她的两只手不知所措地按着自己的书包……

这时候，一个站在离他们不远处的女青年正注视着这一老一小之间的一举一动。正在高胜香尴尬不安、乞丐赖着不走的时候她走了过来。

那个女青年不由分说地把高胜香一拉：

“你怎么这么傻！乞丐都是骗子，专门骗好心人的钱的！”

接着扬起脸向乞丐喝斥：“走一边去！没那么多钱给你！”

高胜香惊愕地注视着。

女青年双眼一瞪：“我说你走不走开，老叫花子？”

乞丐愤怒地回敬女青年一眼，失望地走开了，脚步有点蹒跚。

“小妹妹，你心太好了，叫花子，莫惹他们！”女青年温和地说，“他们每天就干这种事。他们有钱，听说一天收入几十块呢！”

高胜香抬起脸，虔诚地倾听女青年说话。

她真是一个漂亮的大姐姐！高胜香微微仰起脸，女青年的红色阳伞遮住了她俩头上耀目的日光。

老实说，她比高胜香的两个姐姐还漂亮，甚至还超过了她的嫂子。

她上身穿一件白色带暗纹的衫衣，下身穿的是浅灰色直筒裤，脚上穿白色半高跟皮凉鞋。由于她拥有一副修长而曲线优美的绝妙身材，她这种普通而大方的穿着更使她引人注目，鹤立鸡群。

高胜香心中产生一种嫉妒，那隐隐的自卑感又在纠缠她——

突然，她想起了什么。

“我还没买车票呢！”

高胜香叫了一声，打断大姐姐的话，紧接着就往售票窗口方向跑去。

每一次去鄂城，都是别人帮她买票，她只管上车就行了。今天差点误了大事呢。高胜香急急忙忙地跑了几步，又回过头，却见那个女青年也跟着她走了几步。

“现在几点了？”高胜香问。

“一点十分。”

高胜香听罢，立刻难为情地笑了：“我还以为快开车了哩。”

“你去哪儿呀？”撑着伞的大姐姐漫不心地顺便问。她的伞为高胜香提供了一片阴凉。

“我去鄂城。你呢？”

“鄂城？那你慌慌张张干吗？”大姐姐说，脸上挂着迷人的、令人信任的笑容，“到鄂城的车要两点才开。我也去鄂城。”

她去鄂城？高胜香眼睛一亮，心里想，我正愁一个人坐火车孤单哩，原来她也去鄂城！我们一块走不是很好吗？

“你到鄂城哪儿？”大姐姐和高胜香一起往售票厅走去，一路柔声询问着，打听着的。

这个漂亮的女子已经织好圈套，初次出门、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在慢慢往圈套里钻……

“我姑妈在鄂城。”

“你姑妈？哦，去过暑假？”

“你怎么知道我是学生？”高胜香惊讶地问道，心里不禁佩服对方观察、识别人的准确。

高胜香哪里想到，从她想买冷饮又没买那时候开始，那双眼睛就抓住了她。当事实证明，高胜香确凿无疑是只身一人，而没有大人一道，这时，漂亮女子便开始她狡诈的捕获了……

“家里人怎么没送你？”

大姐姐正在试探。她要弄清：这个女孩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家的，生父母的气？考不取学绝望？还是确实因为大人忙、让她一个人行动的？

“我不想让他们送。”高胜香说，并且非常自豪地补充了一句：“鄂城我熟得很，我知道在哪儿下车。鄂城我每年都去。”

有一道不易被人察觉的阴影在大姐姐脸上闪烁了一下，很快就消失了。不能不安排得非常周全而细致：如果小女孩真正熟悉鄂城，熟悉买票上车的程序，她就只能放弃这个猎物了……

“你是第一次单独离家吗？”大姐姐关切地问道。

“不是。”高胜香说，“我一个人还去过北京哩。”

“北京？”大姐姐惊讶地叫了一声，随即夸奖道：“好勇敢呐！”

高胜香为自己的想象陶醉了。她心里说，哼，别看你长得漂亮，又有那么高的个子，你还没去过北京吧？

她们走进售票厅。

老实说，高胜香还没到过售票厅。每一次到鄂城去，总是她站在外面守行李，爸爸、妈妈或姐姐到售票厅买票的……

眼前的情景使她瞪大了眼睛！售票厅里拥挤着、说不清有多少人，只听见一片喧嚷之声覆盖着大厅上空，一股热烘烘的混合着汗臭的气浪迎面扑来。她没想到有这么多人 在买票。这里秩序混乱，你推我挤，许多人把钱高高举在头顶，横冲直闯地往窗口涌。

原来买一张火车票还这么艰难！高胜香不禁嘘一口冷气，惶恐地摇摇头。

“我帮你买，小妹妹，”好心的大姐姐说，把手里的伞递给高胜香，“我去买！”

高胜香感激地说：“真麻烦你呐！”

大姐姐说：“反正我们都到鄂城去的，麻烦什么呢？”

高胜香想，我运气真好，碰上这么个又漂亮又热心的大姐姐！她甚至想到，到了鄂城后一定要姑妈接她来玩。

大姐姐突然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高胜香。”她甜甜地答。

大姐姐对她嫣然一笑，挤进了人群。

大姐姐多么好啊，她害怕我买不到票，就帮我的忙……高胜香被深深地感动了。她想，离家时爸爸还嘱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呢，爸爸一定没遇上过象大姐姐这样助人为乐的人……当然，爸爸是怕我遇上流氓，反正我不和男孩子打交道……如果今后写作文，我一定要写大姐姐的事迹，她是“活雷锋”……

大姐姐终于大汗淋漓地挤了出来，手里拿着车票。

“大姐，真谢谢你！”高胜香迎上去说。

“真倒霉！”大姐姐低下头指给高胜香看，“一颗扣子挤掉了。”

高胜香脱口而出：“你是雷锋哩！”

你瞧，大姐姐的衬衣掉了一颗扣子，它是那种浅灰的圆按扣……她都是为了帮你高胜香买车票啊！

高胜香要给钱。

“不，”大姐姐说，“到了鄂城你再给我吧！”她把两张车票放进衬衣兜里，“怕你人小弄丢了，车票我管着，行吗？”

“行！行！”高胜香激动地说，“你真好，想得真周到。”

我爸爸也怕我丢了昵。”

高胜香毕竟年幼，她不会想到她的面前是一个女骗子！

骗子有一副朴实的外表，而不是那种穿着喇叭裤的阿飞。

骗子敢于将一把伞交给小姑娘，这表明她相信小姑娘。

骗子帮高胜香买票，并没先要她的钱，而是自己先垫付。

骗子还挤落一颗扣子……

“大姐姐，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好称呼你。”高胜香和大姐姐一道走出售票厅。

“我？”大姐姐爽朗地笑着，“你就叫我翠苹姐吧。”

“你是到鄂城出差？”高胜香问。

“我在鄂城上班。我是到武汉玩的。”

“你说的话不象鄂城的，你是外地人吗？”

“我的家在安徽。我是去年才到鄂城工作的。”

高胜香心里喜滋滋的。她相信了眼前的这个大姐姐，她以为翠苹帮助她、关心她与班上的同学帮助她、关心她是一种性质；她以为阳光是属于她的，以为每一朵鲜花都是为她开放……

五年以后，当两位采访者坐在她面前，详细询问那时发生的一切之后，问她：

“你难道没想到翠苹对你过分热心也许会另有企图吗？”

高胜香疾首痛心地说：“她长得那么美，又是一个女的，我怎么会设想她是一个坏人呢？”

那天，她们买票之后，大姐姐还请高胜香喝冷饮。后来，高胜香被大姐姐牵着手，登上车厢。她们坐在七号车厢中部的位。

刚刚坐定，高胜香就开始表达这个五年级学生的真诚的感激之情。

“大姐，翠苹姐，到了鄂城之后，你一定要到我姑妈家去玩。”

“一定、一定。”翠苹含笑，连连点头。

“我姑妈非常非常好，她一定会欢迎你去的。”高胜香脸上焕发出兴奋的光彩，“我也想到你的单位去玩。”

“也欢迎你。我就在市中心工作。”翠苹开始削苹果。这是她上车前买的。

高胜香凑在翠苹耳边，轻声说道：“爸爸他们肯定还在担心我呢，大人们真傻！”

翠苹把削好的苹果递给高胜香，高胜香推辞了一下，接住了。边吃边想：我要在姑妈家削两个苹果送给大姐姐吃！

这时，广播室开始播音。

渴望媳妇的光棍

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出现在地图上的狭小而僻远的角落。

它的名字叫石家庄，与河北省的省会所在地同名。

如果写信的话，它的全称是安徽省怀远县朱町公社黄圩大队二队。

一九八一年八月中旬，当高胜香和翠苹大姐姐一起乘坐的火车往安徽方向驶去的时候，一个炎热的、寂静的下午，石家庄一个农户陈多银一家正在他家的责任田里砍黄麻。

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家庭。父亲陈国兵和他的老婆一口气生养了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是老大，已经出嫁；大哥陈多金，前几年娶了一个亲戚做媳妇，已生一子；陈多银是老二，接下去三个弟弟是陈多护、陈多有、陈多武。

无疑，陈国兵夫妇在他们儿女身上寄托着最大希望。金、银、护、有，这些字都笼罩着吉利的富贵之气，但是，贫穷却象他们身上的遗传因子一样，仍然遗传给了这一辈！

陈多银兄弟五个落生在这个泥棚茅舍之中，家庭的艰窘困境并没有因为五条汉子的成长而减轻，反而象一塘无法自拔的泥潭，使他们愈陷愈深，愈陷愈深……由此看来，名字并不能给任何人带来富裕与吉祥，象农村人更多地留传了封建社会富贵金银之类的名字一样，他们也更大限度地保留了封建社会的贫困、愚昧和野蛮！当陈多银兄弟们坐在自家的破木凳上渴望媳妇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又显得多么滑稽而可笑！

当一家人正在砍黄麻时，只有陈多银一个人躺倒在一片黄麻地的阴凉里，仰面朝天，脸上压着一顶淋雨后变成黑色的麦秸草帽……

他把两条又短又粗的腿叉开，趾丫间灌着泥垢。他的两手搭在印花布裤衩上。

他在向全家人示威：你们不帮我找到媳妇，我就天天躺在地里不干活！

想想他也够可怜了：年近三十的人呐，还是光棍一条！还是独打鼓独划船！

陈多银算是个初中毕业生，沾了前些年升学靠出身好的光，好歹也在学堂里混过几年。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算个什么初中生。

轮到陈多银能结结巴巴写借条的时候，这个初中生回到地里了。

他脑子不笨，人缘也不差，时时刻刻在想为自己挣扎出一条路来。读书是与他无缘的，但他可以去当兵。但是，由

于身高不够条件，他只得眼泪巴巴地死了那一条心。

慢慢到了焦渴地期待着有一个媳妇的时候了。那种饥渴痛苦地折磨着这个健壮的肉体，使他寝食不安……

农村生活是寂寞而单调的。

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干什么呢？一穷吹。一有功夫，几个光棍便凑在一起，谈天说地谈女人。他们虽然不曾碰过任何一个女人一下，但可以津津乐道地讲出许多风流浪漫事，讲者滋滋有味，听者馋涎欲滴，用这种特殊方式释放心中的压抑。二调情。农村的嫂子们大多豪放、粗犷，她们总是把这些光棍当作取笑的对象。光棍们对她们有一种特殊的兴趣，打两下、骂几句、扯一下辫子，对他们来说都是难得的享受。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几个嫂子把一个光棍按在地上，脱下他的裤子，揪扯他的某一部位；也有光棍突然从背后向某一嫂子进攻，拦腰抱住嫂子，顺便在嫂子的奶子上揪一把。三赌博。几乎很少有农村不赌博的，并时常发生惨案。由于贫穷，想以这种方式改变，结果更加贫穷。赌博的工具有麻将、扑克牌、甚至几个泥团子……四顶扁担。一根扁担放在中央，两个男子夹在胯下，分别向前用力。一方若心存恶意，便突然放开，对方就会摔在地上，嘴啃泥……他们能够兴致勃勃地顶一天，又一天……五闹洞房。这里娶一个媳妇比登天还难，因此，遇上谁家娶亲，光棍们就会象自己娶亲一样，成群结队涌去，闹它个天翻地覆，逼迫别人亲嘴就象自己在亲一般……

.....

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贫穷。

两位来访者在调查中发现，农村未婚男青年普遍有手淫现象，这是他们对付性压抑的唯一方法。而且，强奸案时有